

春天系列
纯爱小说

白天鹅 的眼泪

寄秋
著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春天

系列

纯爱小说

✱ 寄秋

著



白天鹅 的眼泪

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白天鹅的眼泪 / 寄秋著. — 南昌 :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12.5

(春天系列纯爱小说)

ISBN 978-7-5391-7671-0

I. ①白… II. ①寄… III. ①言情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065857号

白天鹅的眼泪

寄秋 / 著

责任编辑 张宇 敖登格日乐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版人 张秋林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889mm × 1194mm 1/32

印 张 5.5

字 数 107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7671-0

定 价 15.00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2—148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1

厅堂上方高挂着一对中年夫妻含笑而视的遗照，新立的牌位漆色未干，书写着：白景天与妻宁嫚嫚之灵位。牌位前，三炷清香插在香炉，白烟袅袅升起。

肃穆的氛围下，深重的哀戚感仍残留在丧亲的白家人心中，家中的男主人和女主人搭乘邮轮巡视业务，谁知在中途竟遇意外落水，双双溺毙在他俩所深爱的大海。

距两人入土不到一个月，连百日拜祭都还有一段时日，原本平静无波的白家却掀起一道惊涛骇浪——

父母的遗照前，一对容貌出众的姐妹花相对而坐，一个冷艳高傲、冰灵绝尘；一个清新可人、气质脱俗，两人同样美得出尘，令人屏息。

可是，此时的姐姐白紫曼冷厉严肃，全身散发一股让人无法靠近的冰寒气息，她的眼神透着冷漠和疏离，面若冰霜地抿着唇。

个性温煦如春风的妹妹白紫玥则睁着大眼，难以置信



地说：“什么？要我嫁给日月船运的新任总裁湛问天？我不要！”那个素有“冷面魔狮”之称的男人，光听到他的名字就让她不舒服，她才不想嫁给那种人。

她实在无法理解过去一向疼爱她的姐姐为何性情大变，硬要将她的幸福葬送，逼她嫁给一个她从未见过、也不可能相爱，甚至名声不好的可怕男人。

“由不得你说不，对方开出的条件十分优渥，有利公司未来的发展，我们没有拒绝的权利。”白紫曼的态度十分坚决，像是没有看见妹妹眼中的不愿意。

“可是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我不想嫁给别人，不管他给了多少好处，我的心意也不会改变。”为了利益出卖自己的感情与幸福，是她做不到也没想过的事。

白紫曼冷哼一声，“喜欢能当饭吃吗？住豪宅、开名车、衣食起居有用人服侍，这些难道不用钱？别忘了你可是过惯这种日子的人。”

“我们很缺钱吗？爸妈不是有留下春阳船运和遗产给我们？我们现在这样不好吗？”只要别太挥霍，她相信父母留下的产业也足够她们姐妹俩好好地过日子，况且她也没有在家吃白食的打算啊。

闻言，白紫曼冷笑，“天真的二小姐还不知觉悟吗？我父亲可是刚买了一艘昂贵的邮轮送给你母亲当生日礼物，造成公司资金一下子周转不过来，加上两人双双丧生，公司股价波动，现在都有跳票危机了，你说我们缺不缺钱？”

“什么？跳票？”白紫玥有些难以置信，毕竟父亲经营

公司向来稳扎稳打，也不会短视近利过度扩张，真会因为一艘邮轮导致公司周转有问题吗？但说到底，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形她确实不了解，也许真如姐姐所说，是她太天真了……

她跟姐姐其实是同父异母的亲姐妹，虽然两人的母亲并非同一人，但从小感情就好，相处甚笃，经常互吐不为人知的心事。

可是自从姐姐初中毕业、出国留学后，两人的联系渐渐断了，感情也慢慢淡了、渐行渐远，不若往日的亲昵，交谈次数更是变少了。

即便因为父母身亡，姐姐再次回国，然而现在，明明是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家人，却像最熟悉的陌生人，中间隔着一道无形的深沟，没有交集地各过各的生活。

就算她很想找回昔日的欢笑，和姐姐促膝长谈地笑闹一夜，重拾遗失的姐妹情，但对方不领情，她也无从做起。

听到妹妹的惊呼，白紫曼嗤笑一声，“不说跳票的事好了，有哪个企业不需要资金挹注？人在人情在，人亡人情亡，爸一死，你以为那些涎着笑脸的股东还会捧着大把钞票，投资群龙无首的春阳船运吗？”

春阳船运的规模不算小，也还算赚钱，旗下有五艘邮轮、三艘货轮，年收益五亿左右，公司上下约有近千名员工。

不过真要和有百年历史的日月船运一比就小巫见大巫了，人家一年的净利可是春阳船运的好几十倍，货轮、游艇、豪华大船不知凡几，若要一一清点，恐怕还要耗些时间



才算得出正确数字。

白紫玥皱着眉说：“我银行里还有一些存款，可以先拿出来救急，我也可以工作……”她想至少有点帮助。

“就那么点钱能干什么？杯水车薪，连发给员工一个月的薪水都不够，我们需要的是靠山，像日月船运一样的靠山，你懂吗？”白紫曼话说得刻薄，更是刻意斜睨了白紫玥一眼。

一听，白紫玥沮丧地低下头。“公司的营运真这么糟吗？没其他办法可想了？”

“那么养尊处优的二小姐倒是说说看，你有什么建议能让公司更强大，屹立不摇的不需外资援助？”她说的话字字锐利，直指问题核心，无情戳破对方任何希望。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白紫玥苦恼地想了许久，脑中突然蹦出一个人名。“我可以去求学长帮忙，他家的事业和金融机构关系密切，也许……”

“你是指孙少华？”那个表面谦谦君子私底下浪荡不羁的纨绔子弟？

“嗯。”她点头。

白紫曼的脸上带着显著的讥诮，像是对这个话题毫无兴趣，她拿起茶几上的锉刀，轻慢地修起指甲。“他能帮你什么？你未免太异想天开了，你想他敢为了你对抗资金雄厚、政商两界都吃得开的日月船运吗？”

“学长喜欢我，他一定——”会议无反顾地帮她。她愿意相信对她好的人。

白紫曼耻笑般地打断她的话。“真要有心早就有所表现了，哪需要你上门求助？很多人可是都看着我们家这块饼，何况人家凭什么帮你，他还是个靠家里养的米虫，你值得他冒险吗？可笑！”

“姐，学长不是你说的那种人，他一向很照顾我，还说我是他心目中唯一的公主，他会为我斩妖屠龙，当我的王子。”她相信学长的真心，他不会骗她。

过去在学校，学长真的对她很好很好，会帮她整理笔记、买早餐，还经常出其不意地送她一些女孩子喜欢的小玩意和点心，逗得她开怀不已。

他甚至暗示过两人日后的可能发展，虽然一直未明确表达心意，也总是表现出“友达以上，恋人未满”的暧昧态度，让人感觉扑朔迷离。

但她想，也许学长也跟她一样害羞、怕被拒绝，所以说不出更进一步的话吧！

“不要叫我姐，我没那个福分当你姐姐，但就算是陌生人我也必须好心提醒，男人的话听听就算了，花言巧语千万别当真。”

“姐……”

白紫玥才刚出声，白紫曼便抬手将锉刀往她身上丢，刚好划过她的耳朵，但示警的意味已经够浓厚了，吓得白紫玥话梗在喉咙里，说不出来。

“别一副小可怜的样子，现在不是我冷血强将你推给陌生的男人，而是他指名要你成为他的妻子，那样作风强硬、



冷酷无情的男人，连我都得低头，再说，嫁给那个男人至少衣食无虞，你依然能无忧无虑地过着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富裕生活，不好吗？”白紫曼一副给了对方天大恩赐的样子。

“可是我……”顿了一下，白紫玥开始觉得哪里怪怪的了。“他指名要我当他的新娘？会不会是搞错？我可从未见过他耶！”

她真的是一头雾水，想不通自己为何会被那个男人钦点，虽说自己鲜少出现在社交场合，但在外面打听打听也该知道，比起艳丽无双的姐姐，她只能算清丽秀妍，男人的目光多半会停留在姐姐的艳容上，她不过是一旁陪衬的小花。

要选，也该是选姐姐吧？

“感到荣幸吧？这可是只有你才有的殊荣，别人求都求不到，为了两家结合的利益，也为你自己往后的日子，你最好是认命地乖乖嫁人，不要妄想你的学长会英勇地骑着白马来解救你这高塔中的公主。”白紫曼的话里满是嘲讽，甚至拿童话当比喻来笑话对方。

面对姐姐的奚落和强势，白紫玥忍不住眼眶含泪，她摇着头，“不，我不嫁。”她不要牺牲婚姻的自主权，她不想走进荒芜的坟墓。

她打小看着鹣鹣情深的父母，也看过相敬如宾的夫妻，她决不让步，婚姻是不能买卖的，那牺牲的会是两个人的幸福。

“再说一遍？”严厉且毫无温度的目光逼视着她。

先瑟缩了一下，但她又随即勇敢地挺起胸膛，“不管说

几遍都一样，我绝对不会嫁给完全没有感情可言的男人。”

“好，你可以不嫁。”白紫曼倏地扬笑，但笑意未达眼底，神色冷得骇人。

“真的？”白紫玥喜出望外，以为过往那个真心疼爱她的姐姐回来了，终于愿意顾全她的感受。

不料，白紫曼的笑转为阴沉，“不嫁就马上搬出这个家，我不会承认你是白家的一分子！”

“姐……”她倒抽了一口气，脸色发白。

“我说过不要再叫我姐姐了！你要么嫁人，不然就离开，只能选择一条路。”冷冷地扬唇，白紫曼的眼神冷锐得令人害怕。

“你要把我赶出家门？”白紫玥不安地咬着下唇，但除了不安，更深的是心痛，她不敢相信现在这个严酷又冷漠的人是她的姐姐。

白紫曼的低笑声令人不寒而栗，“说‘赶’太沉重了，是你自己选择离开的，我们白家没有余力养一个派不上用处的闲人。”

“我说过我可以工作，不会拖累任何人。”她早打算好了，会自力更生，要不是父母骤逝，要处理丧事，她说不定已经是朝九晚五的上班族，每天勤奋地上下班。

“哈！不会拖累任何人？这样的大话也只有没吃过苦的千金小姐才说的出口，你有想过得罪日月船运的下场吗？你有把握应付湛问天的滔天怒火吗？况且，你还没说要怎么解决公司的现状呢！一个要害父母苦心经营的事业化为乌有的



人，有什么资格住这间屋子？”

“他……呃，他会反过来对付我们吗？”不就是联姻失败而已，有牵连无辜的必要吗？

“你说呢？以他有仇必报的个性，岂会轻饶羞辱他的白家？”

“那要怎么办？不能请他打消念头吗？”难道对方不能理解，不情不愿的婚姻就算结了，将来也是怨偶一对。

没有回答问题，白紫曼冷着声音问：“嫁还是不嫁，我问你最后一次。”

“不嫁，但公司的事我们——”可以再想想。她想这么说，但姐姐并没有给她机会。

“不嫁是吧？”白紫曼蹙起眉打断她的话，侧身对家里的女佣下达命令，“阿娟，帮二小姐整理行李！”

“整……整理行李？”白紫玥一愣。姐姐是认真的。

“我给了你选择，现在你要为你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”白紫曼站起身，走到对面的沙发，亲手将白紫玥拉起来，不管对方有多不愿意。

最后，甚至命令司机将赖着不肯走的二小姐拖上车，强迫对方离开这住了二十几年的家，也强迫对方离开她的视线。

没有一句挽留，没有一声安慰，她冷酷而坚决地转过身，不看白紫玥拍打车窗哭喊的身影。

当她重新回到客厅的时候，一道妩媚的声音响起——

“你真舍得把唯一的妹妹送走？”

回旋楼梯上走下一位风姿绰约的中年女子，年过四十风韵犹存，保养得宜的她从外表看来约三十出头，模样有几分神似娇艳的白紫曼。

她一下楼便神态慵懒地坐上提花沙发，腰似水蛇般往椅背一靠，懒懒地斜倚着，一双媚眼则眨呀眨的，好似一朵牡丹醉春日，引人心火焚身，口干舌燥。

不论年纪的话，她称得上是美女，强烈的美有点不真实，给人一股压迫感，令人不敢直视。

“有什么好舍不得，没有助益的废物留着也没用，早早除掉省得碍眼。”白紫曼眼底平静得仿若一滩死水，看不到半点情绪波动。

“呵呵……说得好，真不愧是我一手调教出来的好外甥女，没被魔鬼柔弱的外表所骗，知道斩草要除根，不留祸害。”能够无情无义、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，才是成功之道。

斩草除根啊……白紫曼看着对方，眼中闪过几不可察的光，但仍强装镇定地说：“话说在前头，这是我的事，我不喜欢别人插手。”

对面这个叫李玉真的女人，是她母亲的妹妹，也是她的亲阿姨，为人虽傲慢，但精明干练城府颇深，是她必须极度小心的人。

“嘁！我是那么心狠手辣的人吗？她终究和你有一半相同的血缘，我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，总要给你点面子吧。”李玉真仰着头轻笑，模样轻佻，令人质疑她的话有几分真心。



“你能理解就好，其实我也不是质疑真姨的做法，而是不想污了你高贵的双手，拔掉一根小小的肉刺怎么需要你费心？”她暗示自己自有安排。

李玉真媚眼一挑，“我只是怕人留着，你终究会舍不得姐妹情，妇人之仁误了事。”

“该舍则舍，没什么好留恋，她母亲夺走我父亲，我没必要对她客气，不过我父母毕竟刚走，若那家伙马上出了事，我也怕落人口舌，这对我以后办事会很麻烦的。”

“你能理解就好，你可要记得，你父亲根本不爱你，他爱的是他第二任妻子以及她所生的女儿，你本来就是多余的。”李玉真不断地说话刺激白紫曼，希望对方搞清楚自己的立场。

多余的……这句话像支箭，狠狠刺入白紫曼心窝，“我会把自己变得不可或缺。”

“好，有志气，没辜负真姨对你的栽培。不过日月船运那边你打算怎么办？跑了一个准新娘，他们不可能就此罢休。湛问天‘冷面魔狮’的封号可非平白冠上，他不知咬死多少人才杀出今日的一条血路。早就跟你说把人绑着上教堂不是比较好办事？”

“哼！我怎么可能让那家伙真的嫁进豪门，继续享受公主般的生活！我就是要逼走她，逼得她流落街头、落魄沧桑！”白紫曼的话越说越大声，像是真有多少恨藏在心中的样子，“湛问天的事我会妥善处理，绝不让真姨操心的。”

“你能那样想最好。”李玉真状似满意地合上眼，一指

摩挲着艳红唇瓣，“可不能心软呀，曼儿。”

默然点了点头，白紫曼神色难测地望着窗外压低的云层，厚厚的乌云似要逼近远处山峦，风雨欲来的窒闷在她肺叶里烧灼，但她心里想的是更深沉的东西——

走远一点吧，越远越好，永远不要再回头，这里已经不是宁静无波的避风港，它充满计算、恶毒与阴谋，不再是个家。

小玥，别回头，快走，这是姐姐唯一能为你做的事了……姐姐知道你不会在乎优渥的生活，不会只想当一只金丝雀，离开比留下好多了……



一幢崭新的别墅位于外溪会合处，它楼高三层，有独立式车库，可容纳六到七辆高级房车，挑高的客厅约有三米七，中央垂挂着水晶灯饰。

别墅外观雍容华贵，却位处偏僻，四周植木为墙，高耸入云的大树是天然屏障，外人从外不易发觉里面有幢屋子，很适合遗世独立、不愿受外界打扰的人居住。

从二楼阳台向前眺望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辽阔草原，四季



变化着不同风貌，草木由青翠到枯黄荣衰分明，是赏景的好地方。各式各样的鸟类在此筑巢，有长足的水鸟、小巧可爱的绿绣眼、五色鸟，还有白头翁及许许多多叫不出名字的鸟儿，它们选择在安静的这里定居。

风吹过，白芒花摇曳，淡淡的青草香飘进鼻腔。

当神色倨傲的男子在瞧过四周环境的隐秘宁静后，立刻眉头皱也不皱地以高价买下这幢人烟罕至的别墅，同日即付了订金。

今天则是房屋过户的买卖契约签定日，他穿着一身昂贵的铁灰色西装，面色漠然地走进房屋中介的招待会所，才刚踏入立即受到贵宾式的迎接，直接进入VIP房商讨交屋事宜。

由于他出手大方，不讲价也不啰唆，豪爽地掏出支票，让中介业者笑得嘴都合不拢，鞠躬哈腰的极尽恭维之能事，把他奉为有始以来最爽快的大客户。

毕竟一签定合约即能获利百分之五，销售员对这笔生意不敢轻忽，为了五百多万的佣金，他的服务热忱无人能及。

“杜先生，非常荣幸和您完成买卖契约，很少看到像您这么优质的客户，若有需要请您再跟我联络，我一定竭尽心力为您服务。”

“嗯。”点点头，男人立即就站起身了。

见他要离去，中介业者也赶紧起身相送。“杜先生，外头的天色看起来恐怕要变天了，请把雨具带着，免得淋湿。”

看了看黑色大伞，男子略微颦眉地接过，因为全球暖化

的影响使得各地气候变得不稳定，不是干旱便是洪水肆虐，就连滨海也不例外。

当他走出招待会所时，一滴一滴的雨水果真打在了脸上，他撑开伞，走向对街的红色迪奥，打算趁雨势变大前回到他新买的别墅。

这离那比较近，至于他留在饭店的简单行李，他打算明天再去取。

好车的速度果然是不同凡响，油门一踩，流线造型的车子立即像子弹一样射出去，平稳而迅速地滑行到大马路上，一点引擎声也听不见。

开车途中，男子似想到什么，使用车内专用电话拨了一个国际电话。

对方在铃响三声内便接起，语调恭敬地喊了一声，“总裁。”

“我要你买的那块土地现在进行到哪个阶段？地主愿意出售了吗？”男子的语气低沉，雄厚有力的嗓音宛如大提琴低沉的音色，给人一种霸气王者的权威感，让人不由自主地慑服。

“地主没问题，我方开出的金额令他很动心，但当地政策保护原住民文化，有些当地人因此高举旗帜抗议……”

“想办法施压，如有必要，我们可以砸钱疏通。”人，是可以收买的，如今世界是金钱立国，贫穷的人民只渴望能吃饱，用钱买下一个国家也不是问题。

“上限呢？”他们总不能毫无节制地将钱投入无底黑



洞，任人予取予求、狮子大开口吧。

男子取下墨镜，露出一双灰蓝色冷眸。“不计一切代价得到它，必要时允许你使出非常手段。”

“总裁的意思是……”

“先把地买下，和地主签好合约，再把我方的探勘人员送至当地驻扎，若有人阻拦或恶意破坏，立即向外放话——谁再干扰我方进度，便将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居民悉数驱离。”他向来深信不立重威难以服人。

“是的，我会按照总裁的意思去办。”

“那边的动静如何？”男子话锋一转，换了话题。

“总裁是指您那些不肯安分的兄弟吗？目前尚未看出太大的动作，可是……”不知是不是他多心了，总觉得不太对劲。

“可是什么？”

电话那端的声音迟疑了一下，“太平静反而令人不安，而且伊利先生似乎知晓您去了滨海。”

男子静默了一下，伊利是他的异母兄长，长年来为了各自利益及赢得父亲青睐，兄弟间的斗争是越演越烈。

“好，知道了，我会留心。咦？车子的刹车……”好像有些松了？

“怎么了？总裁，发生什么事？”

同一时间，正好出现收讯不良的杂音。

男子又踩了一下刹车，发现它似乎变回正常，“……没事，你去忙吧。”